

WO DAI FENG GUAN YI HOU

我戴鳳冠以後

謝軍卫冕前奏

謝 軍 等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WO DAI FENG GUAN YI HOU

我戴凤冠以后

谢军卫冕前奏

谢 军 等著



(沪)新登字114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由谢军自述她在夺得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后的甜酸苦辣,参与各种活动、赛事和受到种种荣誉的丰富感受。她为卫冕作的种种努力和准备以及她的领队、教练们对她许多最近的对局的精辟评注和卫冕准备工作的轶事,记者和他们对候选人决赛苏珊·波尔加与娜娜·约谢里阿妮的战况战局的精彩描写和评注,对挑战者“红颜杀手”约谢里阿妮的详细述评和分析,对谢军卫冕前景的展望。全书文笔时而优美、时而朴实,评注实具国内权威性,无不令人读来大快朵颐。可说是一本文艺与棋艺相结合、首次纵谈谢军卫冕的好书。

责任编辑 李晓波

封面设计 赵小卫

封面题字 周家盛

我戴凤冠以后

——谢军卫冕前奏

谢 军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市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178,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80514-914-3/G·240 定价: 10.00元

萬一將時國際象棋
謝軍王曼熱身賽而題

東海蘊藏萬古中外
如星衛是技驚五洲四海

一九九三年六月陳祖康

上海“九强赛”
 后排：约谢里阿妮
 谢军 苏珊·波尔加
 前排：加普林达什维莉
 坎波马内斯
 奇布尔德尼泽



谢军与约谢里阿妮

坎波马内斯
 马塔诺维奇向谢军授奖



在前苏联阿拉图自由市场
 谢军调皮地为林峰选了一顶小帽

娜·约谢里阿妮
(格鲁吉亚)



谢军



苏珊·波尔加(匈牙利)





谢军学电脑



谢军与德国
超级棋手许普纳对弈

陈祖德关心谢军的成长



谢军在维也纳车轮战





在布达佩斯的街上
孙连治、谢军、林峰



棋场上厮杀，场下好姐妹
谢军与奇布尔达尼泽



谢军得奖

林峰想圆一个梦

(代前言)

十五六年前,是我下决心不再“脚踏两只船”,全方位地“戒棋”,戒围棋,戒象棋,也戒国际象棋,以便全身心地投入报告文学写作时,却还是棋缘难了:首先采写的,是一连串的棋坛风云人物。我也曾跟命运坎坷的棋友林峰打过招呼,很想写写他,但总是阴差阳错,彼此逮不住,一次次机会错过。

没想到国际象棋在中国被冷落几十年,却在一夜之间突然走红:新闻媒介骤然升温,一拥而上,以空前的激情、空前的规模,展示一位中国姑娘夺得的世界棋后王冠的无比辉煌的成就。真可谓“冷是冷得来冰凌上卧,热是热得来蒸笼里坐”。

轰动效应中,我也受命“一拥而上”,专程赶往北京。这回竟是一箭双雕,做的是棋后谢军的文章,却又捎带完成了对林峰的深层采访。

国际象棋的这种轰动,来得突然,但对“棋司令”陈祖德来说,并不感到意外。接受采访时,他很冷静地说,“国际象棋经过多少年艰苦创业,到时候了,到这份上今年不出谢军,明年也会出一个人。中国人是聪明的,中间个别有特别才智的,到一定时机必定会出来。作为谢军不容易,不是聪明才智、勤奋努力,不可能有今天。但我总以为更重要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

很显然,祖德对这支没有邪门歪道,不受名利诱惑,“集体

作用发挥得非常好”的队伍相当满意。他感叹道：“小队员十二三岁便离开父母到这里，而像林峰、叶江川等一些教练和老队员则几年来抛家别子，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啊。所以我常去棋队看望大家，去了也总是很动感情，我常说，‘我讲了那么多大道理，但并不解决具体问题，我很对不起大家’。”

这位棋风豪放，对部下却颇有人情味的头儿，知道我和林峰相交多年，感慨万分地讲起林峰的事业心……

有“实干家”、“不管部长”之称的林峰，妻子体弱多病，既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又要辅导上学的女儿，力不从心，希望他早日回上海。林峰心里有愧，嘴里也答应，却一直没向领导上提出来，觉得队里需要他，难以启齿。妻子大为不满，给陈祖德写信“声讨”丈夫：“一走就是5年，泡在那里不肯回来，工资还在原单位拿，房子要靠原单位分……到底还想不想为这个家庭尽他应尽的责任？如果他无意改变主张，继续做不称职的丈夫、不够格的父亲，那么……”

结束语很有威胁性。陈祖德是九段高手，素来思路敏捷，“落子如飞”，迅即给她回了一封长长的、晓以大义的安抚信，盛赞她丈夫对事业对全队作出的贡献，恳请她给以理解和谅解，“有需要我帮助解决的困难，尽管提出来，我当尽力。”祖德很快托人前去探望。

当“不称职”的林峰准备回沪作短暂休假时，陈祖德又不放心地盘问：“这次回去，有点什么打算？”回答是：“做点家条，再劝劝她，让我安心在这里多干几年。”而他最紧要的，是想关起门来写书，不受干扰。陈祖德叮嘱说：“千万不要这么做，写书怕打扰；妻子、孩子都不能出声，但老夫老妻也要多交流……你一定要这么做……”

当我来到北京西郊荒僻、简陋的国家集训队驻地，就此

“新闻追踪”时，林峰搔搔头皮，坦诚地说：“老朋友，我是两难境地啊！从家庭出发，爱人苦苦支撑了好几年，我应该马上回去。但从事业来讲，队里需要我，我不能一走了事……”

林峰也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人了，只有知道他这三十多年来，在黑白世界的崎岖小路上经历过太多太多的曲折，才会理解他怎地如此棋缘难断，有家不归。他这一辈子企求的，就是参加全国比赛，闯进国家队，打败外国棋手。

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我和林峰初次相逢，是在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夜，上海市棋类锦标赛的国际象棋赛场。

那是一局“西班牙开局”的较量。还依稀记得那天过招时的心态：交战伊始，心里对这位不甚洒脱的对手，估价并不很高。乃至进入中盘，被他步步紧逼，局面岌岌可危，才尝到他的厉害，但已也悔之晚矣。

对手很快成了朋友。我们都是刚由下中国象棋改行的，改行之前，在自己家门口附近，都有过占山为王的历史；我们又都是囊中空空的中学生，比赛打完了，舍不得倒一次车，总要跑上一段，一路说棋，或是赢得痛快，或是输得懊丧。

看似性格温和的林峰，其实是外柔内刚，好胜心极强。在小学里，他就总要跟别人一比高低，而且一定要把人家比试下去。班里有个同学，拿手好戏是背唐诗，每次跟伙伴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就甩王牌：“唐诗三百首，我能背出一半，你呢？”每每使对方哑然，林峰容不得他这么张扬，借一本唐诗，花了几个星期，能把三百首唐诗从头背到底。一招致胜，硬是把甩王牌的那个同学比得摇头叹息。

他当初玩命下象棋，也是为了出一口胸中的恶气。1957年的一天，他还是个红领巾，放学路过上海最热闹的城隍庙，钻进一家棋室看棋，只见这一带的棋大王正猫捉老鼠般地戏

弄对手，一定要给对方“剃光头”。林峰忍不住挺身而出，斥责棋大王棋品不好，而且跟棋大王杀了一盘。结果，从头输到底，惨不忍睹。棋大王亟尽嘲讽，说：“记牢，小鬼，要赢老伯伯，过十年再来。”

回去之后，林峰咽不下这口气，看棋书，打棋谱，几近走火入魔。半年之后，又去攻擂，竟连下三城。随后，他按住棋盘，问道：“先生，你还记得我吗？”他报了仇，并取而代之，成了这一带的新棋王。

连林峰自己也没想到，1960年报纸上的一则简讯，竟使他如此震撼和屈辱：来自苏联的一支并不强大的国际象棋队，访问我国北京、上海等地，竟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他决意改学国际象棋，有朝一日承担起跟外国棋手相抗衡的使命。他咬咬牙，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半人高的中国象棋书全卖了，换回一副立体的国际象棋，以及几本国际象棋书籍。

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日，他步行到上海图书馆去借阅国外棋谱，又抄又摘，一个面包从清早一直维持到夜晚。又有多少个夏日，在闷热的阁楼里，他光着脊梁，大汗淋漓，如痴如迷地拆棋、打谱……

令人叹惜的是，他生不逢时。尽管他连夺1962、1963、1965年三届上海市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却没有资格进入上海市队，更没有指望参加全国比赛。这如同他尽管学习成绩优秀，高考分数出挑，却无法踏进高等学府一样，在那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原因就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

更可悲的是，“文革”中，林峰这个看守一所五金交电公司仓库的小青工，竟被无端打成崇洋迷外的白专分子，陷身于200多张大字报的包围之中。而他苦心搜集来的一册册俄文版国际象棋书籍，和摘抄的一叠叠外国棋坛最新资料，统统都

被没收。

在那个年代、那种氛围里，即使没有受冲击，我们许多业余棋手都已心如止水，无意去摆弄往昔爱得发狂的国际象棋了。我们也不知怎样抚慰心灵受到重创的林峰。然而相隔未几，林峰不仅熬过来了，而且出门串联棋友，用他的一片热忱感染了我们。他和一些业余好手一起编写和刻印国际象棋教材和资料，重新武装起来。像搞地下活动似的，他还牵头组织了一批棋手打循环比赛，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在饭桌上、写字台上、缝纫机台板上捉对儿厮杀。

1974年上海市第五届全运会上，国际象棋总算又见天日。其时，我已进入新闻界，没有时间，也没有激情投身于比赛；但我很高兴地看到，林峰再度夺魁。扫兴的是，全国比赛的大门依然对他关闭！

幸好，不久之后，他被调到静安区体委执教。做棋手的梦已难圆，但他要把自己15年来的积累，奉献给培训班的娃娃们。不过，这些小棋手并不能算他的开山弟子，他的开山门徒弟是他的三个弟弟——林鹤、林凯、林塔。

他们兄弟四人，全都献身于国际象棋事业，曾前后得过9次上海冠军。其中，年纪小于林峰20岁的林塔，比起三个当教练的哥哥来，要幸运得多，他生逢其时，成为上海市队队员，国家集训队队员。

林峰出任娃娃教练，棋坛还刚刚解冻，国际象棋书踏破铁鞋无觅处，不光是他培训的小棋手，更多的国际象棋爱好者也“嗷嗷待哺”。应出版社之约，林峰于1978年编写了文革后的第一本国际象棋教材。因此，他的著书立说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虽然，我早已金盆洗手，跟国际象棋“拜拜”了，但我跟棋

界的联系不断,搜集棋谱的热情不减。在我的组合式系列书橱里,至今还珍藏着数百册中外棋书,及几副大小不等、质地不低的国际象棋。这些国际象棋书籍中,有不少是林峰的著作。最使我赞叹不已的,是接到他馈赠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象棋词典》那一次。那本 700 多页,70 多万字的词典,共收有 2000 多条词目,关于开局、中局、残局,关于学派、风格、人物、重要比赛、竞赛制度……工程浩大、堪称宏篇巨著,个中艰辛,不难想象!

对于林峰和我这些中年人来说,不禁然有一种岁月匆匆,老之将至的紧迫感。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毫不吝惜地预支时间,预支生命,把可以拾掇的时间碎片串联起来,把维系生存的睡眠压缩得短了又短。林峰编写辞典,一直打熬到第二天凌晨。而他女儿小时候时常生病,夜里啼哭不眠,林峰只能一面抱着孩子在屋里转圈子,一面忙里偷闲,伸手到棋盘上调兵遣将。

命运真会捉弄人,林峰苦苦追求了多少年,想参加全国比赛,却总是无缘问津。而多少年之后,他不仅一次次出现在全国比赛赛场,甚至还出现在国际比赛赛场。不过,他并非作为棋手,而是作为国际裁判出场了。对于经受过太多失落太多坎坷的林峰,生活终究给他以公正,给他以弥补。他终于走进了国家集训队,而且绝无仅有地身兼领队、教练、裁判三职于一身。林峰已经 40 多次担任国际比赛和全国比赛的正副裁判长,并且是我国前后 4 批国家级裁判的技术主考。值得一提的是,他居然在 80 年代最后一个春末,完成了英语本科的毕业论文《论国际象棋规则的翻译》。掌握了一门工具,又多了一份兼职,出访时兼任翻译。

远离都市生活,安营扎寨于北京西郊的国家集训队,训练

日程像列车时刻表一般严格。林峰总是那么紧张，那么忙碌。到集训队采访，住在林峰房间里，晚上，他跟我谈着谈着，突然打住，说：“10点半快到了，我要去催队员熄灯了。”披了件衣服匆匆而出，随后便听到一个个房间响起的叩门声。第二天清晨，他又“挨家挨户”叩门，催队员起身。在这缺少都市现代化气息的地方，队员们享受到了比闹钟还准、自动化的叩门声。

未满50的林峰，太过劳累了，中年便已谢顶，早已脑门光光，但他很可自慰：10多年里，已在京、沪、川等地5家出版社出版了13本，400多万字的国际象棋著作，在全国近百家报刊杂志发表过上千篇文章，不下150万字。最近，还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林峰国际象棋丛书”，有《我戴凤冠以后——谢军卫冕前奏》，《棋坛怪杰60局》，《世界棋王妙局精萃》，《棋弈心理战》，《国际象棋知识手册》等5本新作，又是洋洋170多万字。他培训过的学生，有幼儿园的孩子，有高等学府的学生，直至国家集训队队员。他的得意之作，是有三名学生成为大师，而成为特级大师的秦侃莹，由他启蒙后进入上海市少体校，14岁便夺得全国国际象棋女子冠军，不久前又跻身于世界女子八强。

如今，国际象棋国家集训队已经结束了6年的“漂泊生涯”，从“荒凉山庄”搬进不失为华丽的中国棋院，记得陈祖德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过：“这未必是好事。我为身负重任的林峰高兴，他上海的家已乔迁新居，集训队也有了好环境；但我也为他担忧，这支队伍能不能顶住都市浪漫气息的诱惑和干扰，保持住昨天的虔诚和辉煌呢？棋后谢军能在集体的支持下，顶住挑战者约谢里阿妮的冲击而卫冕成功吗？我还担心，他回沪工作，跟家庭团聚已是遥遥无期，能取得妻子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吗？”

前些日子，一个当年跟我们一起鏖战棋坛，后来一直担任少年教练的朋友，50刚过，突然因脑溢血而骤然逝去。我把这一噩耗告诉林峰，话筒那一头沉寂有顷，他才说：“我很难过，不少50岁上下的人英年早逝，可惜！我也真想松弛一些，节奏放慢些，就是做不到。老朋友，你呢？”“我也做不到！”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么办法？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也有不少牢骚，但我们属于献身型，生就的劳碌命，就是看不破红尘，潇洒不起来。

文汇报 罗 达 成

1993年4月12日于上海九三书斋

目 录

头戴凤冠以后..... 谢 军(1)

愿知我心

——特殊时期的特殊感觉..... (1)

灰色的铜牌

——马尼拉奥赛闭幕式有感..... (4)

印痕深深

——深圳国际特级大师赛选录..... (7)

追索他山石

——出访交流与比赛..... (10)

新加坡之旅..... (25)

令人扼腕的两次“后滚翻”

——初次参加男子世界冠军分区赛..... (29)

热血付沙场 冷眼看来将

——卫冕前的展望..... (35)

面对世界的挑战

——写在国际象棋女皇谢军卫冕战之前 ...胡延楣(39)

高者胜于无形

——关于谢军卫冕的战略思考..... 刘文哲(77)

评苏珊与娜娜之战..... 林 峰(89)

后冠之争随想..... 林 塔(135)

谢军对局精选 林 峰

谢军、刘文哲、叶江川、林塔、吴少彬、李文良评注(143)